

论政党政治兴起与发展的原因

——兼论中西现代政党政治的差异

吴桂韩

内容提要: 政党政治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兴起和发展于当今世界的多数国家,作为间接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它的存在具有特定的原因。本文着重从国家的本质和政党的功能考察政党政治产生的可能性以及从政党在政治中的独特优势分析政党政治产生的必然性。同时,从政党产生背景、功能、作用角度分析中西现代政党政治的差异。

关键词: 政党政治 兴起 发展 差异

政党政治兴起于 19 世纪 30 年代,以美国民主党和国民共和党的成立为标志,迄今已有 170 多年的历史,是当今世界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政党政治是对君主专制政治的否定,也是对近代代议民主制实现形式的补充。所谓政党政治,“从狭义上讲,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权通过政党来行使;从广义上理解,则是指政党掌握或参与国家政权,并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和国家事务及其体制的运行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现象。”^[1] 目前,全世界 90% 以上的国家的政治运作都是通过政党来实施的。那么,政党政治是因何而产生并为世界各国所广泛采用呢?

一、从国家的本质和政党的功能考察政党政治产生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分工的出现导致了私有制和阶级以及国家的产生,国家是私有制出现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起源》中对国家的产生和本质下过经典的定义:“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2] 因此,国家本质上是维护特定阶级对其它阶级统治的机器。同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还认为,国家的本质决定着国家的职能,所以,国家的基本职能是由统治职能决定并派生出来的社会职能。其中,统治职能体现了阶级性的一面,社会职能体现了公共性的一面。这两种特性可以说是阶级社会国家存在的基本特性,唯有充分体现和实现这两种基本特

作者简介:吴桂韩,男,厦门大学硕士。

性,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才能始终代表国家并居于统治地位。那么,国家的政权由谁来把持呢?翻开人类数千年的国家史,我们惊叹地发现神权政治赫然占据人类多数的时间,而后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接生婆催生了民主政治。而政党政治作为实现民主的有效形式是在近代才被人们发现的。同样,人们会惊奇地发问:“政党为什么能处于政治的中心呢?”“尽管民主政治的理念最终取代了神权政治的理念,在人们最初对民主制度的设计中,却并没有为政党留出专门的位置。只是随着政治的发展,民主政治形式的完善,政党才开始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为什么政党政治没有伴随着政党的产生而产生呢?这应该说与当时政党的自身情况有关。因此,我们这里讲的是政党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多数学者普遍认为17-18世纪英法的政党,虽然具有夺取和控制政治权力的目的,但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政党”,迪韦尔热在20世纪50年代初写道:“事实上,真正的政党存在至今还不足一个世纪。在1850年,(除美国外)还没有一个国家有现代意义的政党。我们可以找到各种思潮、大众俱乐部、学术团体、议员集团等,但仍然找不到真正的政党。到了1950年,政党却已在大部分文明国家中活动了。”^[4]美国学者拉帕隆巴拉(J.LaPalombara)和魏纳(M.Weiner)认为作为现代意义的政党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组织的延续性,即组织的预期寿命并不取决于当今领导人的寿命;(2)存在明显而可能长期性的地方组织,在地方组织和全国性组织之间存在定期沟通和其他联系;(3)在国家和地方各级,领导者能自觉地决定单独或与他人联合获得和保持决策权,而不仅仅是对权力形式施加影响;(4)关注组织在寻求选举的支持者或以某种方式争取大众支持方面的作用。^[5]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政党既具有阶级性的一面,也具有公共性的一面。现代政党作为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有表达民意、整合利益和为夺取和巩固政权所表现出来的竞选功能。由于政党具有阶级性的一面,从而决定着政党可能组织起来并获得社会特定阶级的支持。另外,竞选往往被看作民主的实现形式,民众愿意通过政党选举来表达自身的政治意愿。当然,在一党制

的国家,政党的基本功能是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可见,政党的这种特性和功能决定着政党可能走向政治的前台并代表国家掌握政权。

二、从政党在政治中的独特优势分析政党政治产生的必然性

民主是当代政治的价值追求,也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政治价值。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人们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到处都在促进民主。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自愿帮助民主获胜,还是无意之中为民主效劳;不管他们是自身为民主奋斗,还是自称是民主的敌人,都为民主尽到了自己的力量。所有的人都汇合在一起,协同努力,归于一途。”^[6]但是,民主的愿望不代表民主的现实,每个个体或各种组织的民主需求并不能构成整体的民主完全一致性,特别是很难达到多数人所向往的稳定环境下的高效民主。另外,“民主政治思想家们最先设想的是直接民主。所谓直接民主,简言之,就是政治决策的权力由全体公民直接地、而不通过其他中介来行使的政治形式。”“在他们看来,公民大会式的民主无疑是最直接的民主。公民召开全体大会,共同决定本社区的重大问题,通过投票选举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同时又能随时撤换他们。”^[7]但是,由于多数国家不是“袖珍小国”,直接民主在庞大的国家中是很难实行的。英国政治思想家密尔认为,除了纯粹由数量引起的难题之外,对于人们何时集会,在哪里集会,还存在着明显的地理和物理上的限制。当然,限制还不尽如此,而且是不可克服的。因此,人们选择了代议制这种间接民主制作为实现民主政治的形式。所谓代议制民主就是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另外,“实践逐渐使得人们认识到,在代表选举产生的过程中,结成组织的一方相比没有组织的其他人,总是能够更好地代表自己的意愿。”^[8]那么,这种组织是什么呢?在打着民主旗号的多种组织中,哪一种组织能够最好地适应这种需要呢?由于多元民主虽然意味着“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许多相对自治的(独立的)组织(子系统)的存在”,而“组织可能利用这种机会增加不公正或使之永久存在而不是使之减少,利用这种机会助长其成员的狭隘个人主义而不关心广大公众的利益,甚至削弱或毁坏民主本身”。^[9]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形式实现多数人的民主是每个国家人民的期盼。到了近代,人们在比较中发现了政党政治

这种获得民主与保持稳定的有效形式。譬如：奥地利学者汉斯·凯尔森在 20 世纪 20 年代作出了这样的论断，“现代民主完全是建立在政党上的；民主原则应用得越彻底，政党就越重要。”¹¹⁰ 认为没有政党党派也能够实现民主，那不是幻想就是虚伪。¹¹¹ 美国诸多学者也认为，“政党是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工具。这就是说，对一个拥有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进行民众治理，需要有政党为他们提供范围广泛的各种选择，我们的论据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¹¹² 那么，政党政治到底有什么独特优势呢？

首先，政党政治有助于扩大民主参与的空间。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是紧密相关的，政治参与的程度不仅反映着政治民主的程度，而且有助于推动政治朝着民主化方向发展。实践证明，政治参与对于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行和权力资源源源不断的输入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政治参与和一定的政治结构相适应，在任何政治体系中都是有限度的。“规范的政治参与需要一套良好的沟通社会和政府的机制。政党和政党制度对于政治参与的功能在于能将‘动员’和‘组织’二者结合起来，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规范政治参与的程序，提高政治参与的水平，使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相互协调一致。”¹¹³ 在政党政治框架内，公共权力是由政党控制下的政府实行的，政党为了维持政治系统的稳定，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必然注重通过吸引尽可能广泛的民众参与政治，从而为政党继续掌握国家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在这种压力下，政党也必然想方设法地为民众通过加入政党或通过选择执政党来干预政治提供参与政治的通道，有效地整合和释放政治系统内的能量。这无论是中国“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还是西方政党政治主导下“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其实都是为民主参与留下更为广泛的空间。

其次，政党政治有助于实现政治系统的稳定。利益集团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产物，是当今世界影响各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在利益多元化的民主社会中，它是具有相似观点或利益要求的部分人组成的，企图通过参与或影响政治过程，从而实现或维护其利益的社会团体。利益集团既将社会的变化和社会团体的利益传达给国家，也将国家的意志传播给社会。而政党也是公共权力和民众的中介体，同时也代表着社会上部分人的利益。可见，政党是利益集团

的一种特殊类型，但同时还是利益集团的高级形式。政党具有一般利益集团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一方面，它的目标是为了获得政权，具有影响公共权力的最大潜力；另一方面，它具有比一般利益集团更强的组织性和稳定性。因此，民众更愿意把实现民主的愿望寄托于数量有限的政党，而不是具有短暂性利益和不稳定组织的一般利益集团。如果人们都把希望寄托给自己利益最直接、最密切的一般利益集团，而不能从更广泛的、更长远的利益出发，那么，政治无疑会成为各种走马灯式利益集团竞相登台亮相的闹剧。

另外，作为公共权力和民众中介体的政党有着“过滤装置”的功能，能够起到“排气孔”的作用。政党通过它从中央到地方和基层的组织及其党员，整合各种利益集团的要求和愿望，使得原来分散的互相冲突的要求和不满尽可能得到调和，从而使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实践证明，“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是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同有强大的政党的体系相比，在没有强有力政党的政治体系中，更容易出现暴乱、骚动、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不安定。”¹¹⁴ 所以，选择政党这种作为具有一般性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高级形式的利益集团无疑对于政治系统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最后，政党政治有助于有效地监督公共权力。由于政党要掌握国家政权，必须有广泛的民众基础，没有民意基础的政党也就缺乏执政的合法性。而政党为了赢得民众的支持，就必须听取民众对于公共权力行使范围和方式的建议与意见，民众也就有可能通过政党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并对公共权力的运作进行有效的控制，从而提高公共权力运作的合理性。特别是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政党和民众之间通过媒体能够更有效地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从更大范围上确保民主制度的实现。

三、中西现代政党政治的差异

西方的政党属于原生型政党，政党产生于国家之后；中国政党属于次生型政党，政党产生于国家之前。另外，西方政党是适应代议民主制的需要，主要功能是为了有效地组织选举和组阁政府，是表达民意的需要；中国政党是适应人民当家作主的需要，主要功能是表达民意，其中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中西政党产生的背景以及功能、地位、作用

都存在着差异。

首先,中西政党产生的背景存在着差异。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多是在民族国家产生之后,由于国家阶级力量和政治势力关系的错综复杂而产生的。但也有部分国家的政党政治是由领导民族革命取得胜利的党进行一党执政的,中国政党政治产生的原因与这部分国家是一样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家的执政党,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经过比较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由于共产党从诞生的那天起,“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整个革命斗争年代,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最终缔造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国人民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非常希望在党的领导下能够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所以,建国后中国人民仍然把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期望寄托在共产党人的身上。

其次,中西政党在政治中的功能存在着差异。由于西方政党是在社会决定国家现代政治逻辑的框架内应现代民主政治而产生的,因此,主要扮演着组织选举和组阁政府来表达民意的角色。而中国政党政治与西方政党政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是适应选举的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人民富裕、国家富强,是为了完成中国各个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存在的。同时,中西政党功能的差异还表现在,西方政党功能的发挥主要是表现在选举的过程中,具有即时性的特征,选举之后政党基本就失去作用,各个政党主要通过政府或议会中的党员来发挥作用;而中国政党表达民意的功能,则贯穿于中国各项事业的始终,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则始终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来发挥自身的作用。

再次,中西政党在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存在着差异。西方的政党政治,无论是在两党制的国家,还是在多党制的国家,无论是在议会制的国家,还是在总统

制或半总统制的国家,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始终在政治中处于稳定的核心地位。它是通过选举,只有获胜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才能在政治中处于核心地位,并代表国家来组阁政府进行执政。另外,由于西方的政党政治中政党之间是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关系,只有执政党才能掌握国家政权,并对国家政权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政党之间是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这种政党政治的主要特点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共产党在中国各政党中处于核心的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共同的行动准则,以实现不同时期的总任务为共同纲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实行政治协商、互相监督,不论政党大小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因此,中国政党政治与西方国家政党政治在党际关系上的重要区别决定着中西政党在政党政治中的作用存在天壤之别。

(责任编辑:张津凤)

注释:

- [1] 梁琴,钟德涛.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00.357.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5.166.
- [3]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0.
- [4] M.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M], London: Methuen, : xxiii.
- [5] J.LaPalombara and M.Weiner(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6.
- [6] [法]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 1996.7.
- [7]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1.
- [8] [英] 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68.
- [9] [美] 罗伯特·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尤正明译.求实出版社,1989.1.
- [10] [美] 乔·萨尔托里.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155.
- [11] [美] 希尔斯曼.美国是如何治理的.商务印书馆, 1995.327.
- [12] 艾理生.政党政治对现代政府运作的影响.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36.
- [13] 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396-397.
-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264.